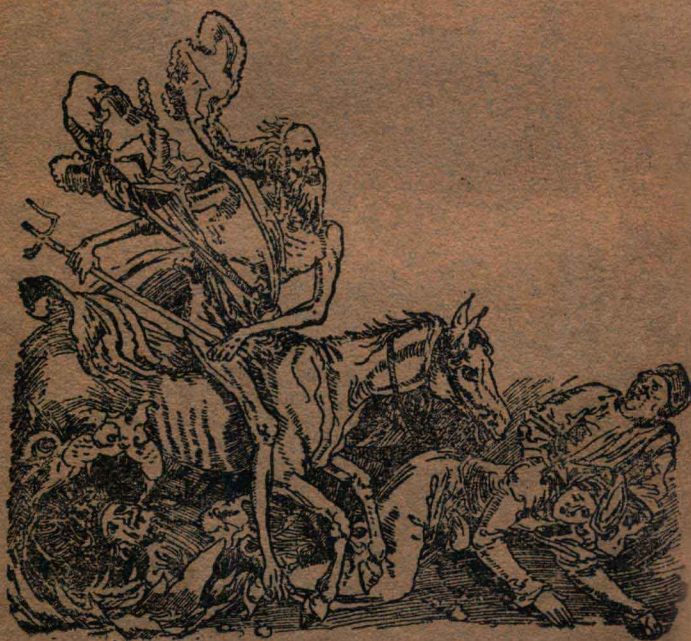


灰

色

馬

俄國路卜洵著
鄭振鐸譯



灰
色
馬

路卜洵 著
鄭振鐸 譯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1

Chines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Series

Pale Horse

(A Transla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
著作權
不翻印

（文學研究會叢書 灰色馬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俄國 Ropshin

鄭振鐸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平天津保定瀋陽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臨安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鄭譯灰色馬序

瞿秋白

一

那偉大的『俄羅斯精神』，那誠摯的『俄羅斯心靈』，結晶演繹而成俄國的文學——他光華熠熠，照耀近代的世界文壇。這是俄國社會生活之急遽的瀑流裏所激發飛濺出來的浪花，所映射反照出來的異彩。文學是民族精神及其社會生活之映影；而那所謂『藝術的真實』，却正是俄國文學的特長，正足以盡此文學所當負的重任。文學家的心靈，若是真能融洽於社會生活或其所處環境，若是真能陶鑄鍛鍊此生活裏的『美』而真實的誠意的無所偏袒的盡量描畫出來——他必能代表『時代精神』，客觀的就已經盡他警省或促進社會的責任，因為他既能如此忠實，必定已經沈浸於當代的『社會情緒』（Настроение），——至少亦有一部分。社會情緒隨那社會動象的變遷而流轉，自然各成流派，自為階段。每一派自成系統的『社會思想』（Идеология）必有一種普通的民衆情緒為之先導，從此漸漸集中而成統系的理論；然此種情

緒之發揚激厲，本發於社會生活及經濟動象的變化，所以能做社會思想的基礎而推進實際運動；因此，社會生活順此永永不息的瀑流而轉變，則向日所謂有系統的『社會思想』到一定時期，必且漸因不能適應而就漸滅，所剩的又不過是那普通的情緒而已。社會情緒的表現是文學，其流派的分化，亦就隱約與當代文學的派別相應；社會思想的形成是所謂『學說』——狹義的社會理想^⑥。此種理想若滲入主觀，則『致其末流』雖或仍不失其爲一派社會情緒的動因，然而祇能代表那『過去』的悲哀了。俄國文學史向來不能與革命思想史分開，正因爲他不論是頹廢是進取，無不與實際社會生活的某部分相響應。俄國文學的偉大，俄國文學的『藝術的真實』亦正在此。

灰色馬 („Конь Басаный") 的著者薩文夸夫路卜洵 (Савинов-Ропшин) 所處的時代，正是那放過萬丈光燄的『民粹派』(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註一) 漸起變態日就頹廢的中衰期；他自己又正是民粹派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的實際運動者。社會革命黨運動之唯一利器是『恐怖主義』 („La terreur") 暗殺劫掠等；——最初期此種『恐怖主義』當然有政治上的意義。

然而實行恐怖主義的黨，其所取的手段不能不影響到自己的組織；此等影響能漸漸造成黨員的新環境，因而及於其個人的人生觀。此種時代此種環境，怎能不造成文學作品裏的特殊『派調』(Tun)——如書中之佐治式的英雄呢？

我們且讀這部灰色馬罷。

二

佐治式的英雄自有他佐治式的環境；俄國舊民粹派的派調，是那唯心的唯覺的宗教的俄國舊社會之產兒——他們反抗實際，反抗那黑暗沉溺的生活，固然他們承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之後，在理論上往往愈反抗而對於社會進化的觀念愈沉溺於那舊俄中世紀式思想，然而他們始終還有非常之誠摯渾樸熱烈的心靈，正是恬靜克己的小農俄國之所應有。直到薩文夸夫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市僧氣已經無孔不入，尙且還能保存這種『古代之遺風』。請聽那佛尼埃(Fauriel)——當按俄音譯作『華涅』說——『復活祭終於到了，這是很好的……耶穌起來了，真的，佐治』

佐治却當頭給他一盆冷水，回答他個『那有什麼好呢！』不但如此，佐治對於他所『愛』（？）的依黎娜，又何嘗能答覆她半句！她的問題却是很真摯的，却是充滿了『生活』的：

『……但請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要這樣做？為什麼這裡不是很可愛麼？春天到了，鳥兒們都在歌唱。但是你想什麼？你為什麼目的而活着？為什麼，最親愛的？』

佐治的生活早已流盡，佐治早已是『活死人』，他何嘗有熱烈誠摯的深情，他何嘗信仰自己？他當然不能答覆依黎娜的問話。當然！在他心目中，他所做的『事』不過是消閒解悶，他所用的，人不過是他的機械，他所愛的人不過是他的『對象』。那裏有民衆的幸福，文化的使命！民粹派的精神其實已經毫無餘剩。他的同伴佛尼埃真是他的『知己』，能洞見他的心脾：

「他對我（佐治）說道：『我們失了費杜爾，真是可悲。』」

——「實在是可悲。」

他悲慘的微笑，說道：

——「你所失的不是費杜爾。」

——「你這話什麼意思，佛尼埃？」

——「你是不是悲傷你失了一同事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的」

——「你自己已經知道了，他是一個同事的，一個有才幹有膽量的同事，而現在他已經不在了，你對你自己說：我們沒有他，這事怎麼進行呢？」

——「正是如此。」

——「那末，你要懂得……你對於費杜爾本人已經忘記了。你沒有失掉他。」

佛尼埃臨死的時候，從獄中傳遞給佐治一封信，——用香烟紙寫的，還說：「不愛的人，不知道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可是佐治的心上，還是盤旋着一個念頭：『誰知道佛尼埃是對的呢？』他本來祇會呼吸秋花消散的香氣，吻他那灰白的花瓣，——最得意的所在，祇是『這事成功了。』那裏看得見絲毫『熱氣』！

誠然不錯，那『成功的』事是社會革命黨政治運動的成功，——是總督被佛尼埃刺死，然而

佐治的指揮這事，是否真正爲着社會革命黨呢？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安得留彼得洛威慈）對

佐治說：

『但是似乎太慢些……你們現在就可以攻擊了……最方便的時候……』

中央委員說話時，祇看這紙上表示的許多『……』，就可見他怎樣對於佐治慄慄危懼的可憐樣子。漢譯已經走了神味，若把俄文原本念，尤其可以明顯這種口吻。而佐治却說『委員會如此議決，我是十分歡喜的……但是我不以爲我們的進行應該比我現在所做的還要激烈……你們自己去試一試看。』中央委員立刻陪笑臉——因爲佐治是英雄，其他都是庸衆。佐治可以對中央委員會說：『你們……你們想要把我免職麼……委員會要怎麼議決都可以。但是我一方面……』中央委員會如何還能問他的行止？

佐治是冷酷深沉的祕密暗殺黨的領袖；他不能顧及什麼理想及大局。他不問政治主張，不問原則，因此祇是一個專斷的嚴酷的「大師父」；他雖在政黨，何嘗知道有什麼中央委員會，何嘗知道有什麼同志結合。他很得意的在日記上寫道：

『亨里契對我說道：『什麼事都完了，佐治。』

我全身的血都衝到臉上來。

——「閉口……」

他驚駭了，退身縮去。

——「佐治，你怎麼了？」

——「不要這樣無意識！什麼事也沒有完，你說這種話應該自羞。」

依黎娜說得好——佐治的全生命都集中在死上。他是鐵做的；太陽照不到他……她要他『接吻罷，不要思想了』而他，——沒有勇氣享受生活，中心念念鬱抑——怎能不想。想的結果，便是殺依黎娜的丈夫。

又爲什麼不可以殺？

無目的無原則無生趣無理想的『厲鬼』既可以無所爲而殺人，何獨不可以『爲自己』而殺人。他是『不願意做一個奴隸，就是自由的奴隸也不願意做。所有的生活都在衝突之中。沒有這

個，他便不能生活。但是他的衝突有什麼目的呢？他亦不知道。他的意志就是如此。他飲他的酒，並不滲淡他。』

他是『最後的虛無主義者（Нигилист）』——就是民粹派末流一種頹廢強厲的，並且虛偽欺罔的派調，然而他又何能自己呢？

三

不能！佐治式的英雄實在也不能自己。此中自有社會時代的潮流。

我請先說那恐怖主義的政治意義。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還是方脫農奴制度的小農經濟的國家。農民的小資產經濟一方面不能驟翼資本主義式的發展，一方面又留戀着中世紀式的自給均產制度。此外再加以政治上的壓迫，農民雖說解放而實在更受壓迫，城市智識階級及貴族青年又無從得有精神上的舒展，於是社會思想裏發現所謂『俄國的』社會主義、土地與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的結合，革命思想的宣傳，都導源於此。後來『往民間去』（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宣傳』，『暴動』都失敗，

土地與自由社就分成兩派：一、黑分派（Чёрный Передел）——主張繼續『宣傳』社會主義，僅僅做經濟運動；二、民意派（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主張實行暗殺，以為純粹的政治運動。黑分派漸起分化，而其中份子拋棄俄國式的所謂『民粹派』的糊塗社會主義——平民自動手分地（故稱黑分）等類學說——而入馬克思主義，在思想上成就極廣義的社會理想，在政治上隨後就組織成社會民主工黨（一八九八年）。民意派中經不少波折，伏流雖時起，而始終消滅，直到二十世紀初方組織成社會革命黨。

社會革命黨承民粹派之後，雖已承認政治運動的必要，却祇見個人的英雄式的奮鬥，而不見羣衆；雖以為農民應當革命，而實不能與農民羣衆接近。所以他能在當時得着光榮的聲譽，也僅僅因為他們的暗殺主義——他們本來自命為民意派的繼起人。

然而暗殺運動在此小資產階級式的政黨手裏，也呈一種奇特形式。當初的民意派力求破壞俄皇的政府組織，紊亂治者階級；他們始終還有些信巴枯寧主義——始終還以為平民羣衆將不由自主的奮起解放自己，成一種創造力量，而後能造就那所謂『公共勞作社』式的社會主

義。這『也許是很稚氣的，然而始終很偉大的。——馬克思都有時爲此種奮鬥精神所興發，每每以爲他們或者有所成功；不過馬克思所預料的俄國文化發展，當然不與民粹派相同』（魯納察爾斯基之過去的人）。

至於社會革命黨成立時，俄國的經濟發展其實已經大非昔比，資產階級的政黨（立憲民主黨）都已經形成。所以社會革命黨的恐怖主義，却往往祇能做立憲民主派恐嚇政府的口實而已。最著名的社會革命黨員葛爾書尼（Гершун）號稱『革命之虎』——的確是一個偉人，而且辦理暗殺機關非常之能幹的，——他在受審時的答辯辭中說：『政府不讓平民能以和平方法爭民權。』於此可見暗殺在實際上的政治意義——所謂『立憲民主派對政府說，『對我們讓步罷，不然社會革命黨要開鎗了。』政府若真讓了步，社會革命黨也就不放鎗了。所以不論她，革命祖母白萊史夸白萊史夸夫斯嘉（Брешко-Брежковская），說什麼「恐怖主義是平民對於專制魔王的審判，」什麼「克己犧牲的暗殺運動足以增進社會革命黨同志的道德，」都不足以證實暗殺運動確是爲真正平民服務，亦就不足以掩藏此種恐怖主義的真性質——以手鎗

炸彈恐嚇政府，迫令行施較自由的政策而已。社會革命黨在帝國議會（Дума）裏的議員爾壽（Резкин）於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二日公然發言說，『我敢斷言，若是我們得有政治自由，國家生活得依據法律，實行普通選舉，得由平民管理國家，那時，當然談都不必談什麼暗殺運動。』於此可見，暗殺運動並非社會主義的反對資本主義，而不過是極端的自由派的（Либеральный）反對君主政體而已。

難怪樸練哈諾夫（Плеханов）要說，社會革命黨的『革命』無論如何連不上社會主義，他們的『社會主義』也無論如何連不上『革命』。總之，概括而論，社會革命黨的暗殺運動，純由政治意義上立言，尚且不通如此。

四

暗殺是什麼事情？個人的冒險的陰謀的殘忍的行動。他能不能對於羣衆的平民的政黨祇有好影響而沒有惡影響？當然不能。

社會革命黨的確曾經是偉大而且富有人才的革命黨。然而暗殺主義毀壞了他，何等的可

惜固然，小資產階級政黨，因為他的本性是騎牆的，他的階級地位是可左可右的，政治道德上本來就處處可遇危險。而在俄國當初環境之下，此種政黨無路可走，他不得不分一部份精力作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暗殺運動，竟使他自己的崩壞來得更快。我們不妨借路卜詢的書而敍一敍俄國暗殺運動中的幾件軼事，一則證實暗殺的性質，二則談一談著者的遭遇。

暗殺運動要極秘密的，要有適當的敏給的人才，——專任技術上的事，來不及問政治理論。這不能於奮發的勇往直前的羣衆運動中去求。——譬如葛爾書尼，他既急功近利，偽造羣衆運動，就不得不趕製人才，以便雙方並進。他祇得利用意志薄弱的智識愚鈍的稚年小子（如葛黎郭聯夫（Григорьев）及尤爾夸夫斯嘉（Юрковская）），簡直施以暗示，激以虛榮，使成其機械。於是專選能幹人才，——當然，適用的材料很難尋到；然而他竟尋着了亞柴夫（Ефим-Асеев）。亞柴夫同時入祕密警察局及社會革命黨兩機關，他雙方的哄騙。他居然能破壞不少計畫，報告過不少次消息與警察；同時，他又故意幫助暗殺彼利夫（Пелев）的謀畫到底，甚至於幫着設法刺尼古拉第二——以此取信。等到發覺他的奸狀，人已經被他害死不少，而葛爾書尼還是相信他，

在會議中竭力替他辯護。後來中央委員會要告發蒲爾切夫（Бурев）和亞柴夫對證；同時却公然宣言『若是蒲爾切夫不能證明亞柴夫的罪狀，中央委員會要反坐他以死刑。』明明白白的事實，偏要信幾個辦暗殺的人的庇護。此種殘酷猜忌的空氣裏，幸而蒲爾切夫僥倖得着機會設法與警察局長洛甫興（Лопухин）同坐一火車艙裏，強迫他自承與亞柴夫的關係；那才救了蒲爾切夫，救了社會革命黨。（洛甫興因洩漏消息而遠戍苦役，蒲爾切夫事後要逃出警察勢力範圍並急急做死亞柴夫，已經廢盡九牛二虎之力。）社會革命黨的領袖對此反輕易視之。

社會革命黨直到後來再明白過來；委員會曾有一決議案說：『黨內的組織，本來對於辦理暗殺事務的人在本黨成立之時就付與過分的權力，一則組織了一特立的全黨之上的軍事機關，他的要求往往可以以黨中其他機關做犧牲；二則對於能做此等軍事的黨員，過分的看重——因此，亞柴夫得以偷天換日的做奸細。』

薩文夸夫自己在黨中的地位也是如此。他是亞柴夫最親近的助手，然而竟沒有看出亞柴夫的奸謀。魯納察爾斯基與薩文夸夫是相識的。他說，薩文夸夫的爲人，確是非常之有才幹，而且

勇敢自負，好冒險的人，真是神經質頹廢派的智識階級的代表。他那自信過度以慘劇自喜的神氣，一看就知道他是喜歡故意做些奇特的事駭人耳目的。誠然不錯！薩文夸夫以爲『事業』比一切所謂原則都高，所以他後來竟認此種『事業』是可以『無原則』的。真是中國話說，男兒不能流芳百世，也當遺臭萬年。』不知道爲什麼，那時候不但社會革命黨裏的人，就是社會民主黨裏也有些人，總還稱許他是『能幹人』呢。

五

薩文夸夫的『遭遇』還不止此。社會革命黨的領袖，負政治責任的中央委員會，往往不負責任的。以前有一與中央委員會很接近的黨員韃靼洛夫（Татаров），——最後固然也激而反動，——然而他最先也是告發亞柴夫的，中央委員會以爲他誣告，就叫薩文夸夫去殺他。薩文夸夫居然在韃靼洛夫的年老的親屬之前，生生把他刺死。在那時，中央委員會以爲韃靼洛夫是兩罪俱發（誣告與反動），然而外間知道的很少。因此，當時革命界的輿論裏大家以爲薩文夸夫殺死自己的親同學——韃靼洛夫是不應當的。薩文夸夫於是堅請中央委員會發表相當的宣言，而